

铜锅铁灶

“他家又不是烧的铜锅铁灶。”女方不悦地对前来牵线搭桥的媒婆说。在川北大巴山里，只要听到这句话，谁都知道这与一场姻缘有密切的关系。

某家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已被媒婆介绍到一户人家。媒婆见那家还有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女儿，而大女儿相亲的那家也有一个年龄与小女儿相当的儿子，于是，媒婆就动了心思，欲趁机再牵线搭桥。对于此事，媒婆一般会很谨慎，不轻易牵线，就是担心女方家会当面拒绝：为何要将我家两个女儿嫁到同一个烟灶的家中去？他家又不是烧的铜锅铁灶。

铜铁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象征富有。谁不想攀上富贵人家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？如果男方家庭的两个儿子特别优秀，女方家庭当然是很乐意的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们生产队里就有一户“铜锅铁灶”。他家两个儿子，都在教书，大儿子娶了一个教书的媳妇，恰恰媳妇家还有一个妹妹，于是，姐姐找媒婆牵线搭桥，将自己的小妹妹介绍给老公的弟弟。这“铜锅铁灶”的确令人羡慕。毕竟男方家庭的两个儿子都有文化修养，家境也不错，在大巴山里，这样的“铜锅铁灶”自然成了一桩美谈。

我还知道村里有一户“铜锅铁灶”。不料，两姐妹变成妯娌后，因利益分配不均，感情出现裂痕，曾经手足情深的姐妹，变成了仇人。逢年过节也不一起回娘家，让父母心痛不已。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
730156805@qq.com

盖碗茶

话说『扮灯儿』

□胡华强

灯戏在中国民间有着悠久而广泛的传统。车灯儿（俗称车车灯儿）是川渝地区广泛流行的民间曲艺形式，车幺妹（多由男子装扮）划着“彩船”，艄公在“彩船”前面引导，行进过程中即兴对唱。

后来还发展出三人表演，甚至四人表演的形式。传统车灯儿，其内容大多幽默喜乐，并不讲究主题的“高大上”，类似于早期东北“二人转”的风格，一“男”一“女”互相调笑，以逗乐大众为目的。因此，车灯儿表演，就具有“不严肃”“浮浪轻佻”的特点，由此而产生了一个川渝方言——扮灯儿。

方言的“扮灯儿”，大致具有“开玩笑”“不认真”“图好玩儿”等意思。

“两个娃儿开始只是在扮灯儿，结果还打起来了！”这里就是“开玩笑”的意思。“一边做作业，一边扮灯儿，小心我的篾块！”母亲斥责做作业不认真的孩子，这里的扮灯儿就是“不认真”“精力不集中”的意思。“华国哥，你建这么大一个温室，是准备发大财吗？”“发啥子大财哟，发个火柴。闲着没事，扮灯儿的！”这里就是“搞了耍”的意思。

适度的玩笑、放松自然是好事，但凡事不能过度。“扮灯儿”过度，轻则造成危险，重则产生严重后果，那麻烦就大了。小孩子爬树抓鸟越墙捣瓦，成年人醉酒驾车，还有低头族过大街——这些危险行径，轻则丢自己小命，重则危及别人性命，总要招人警告：“扮不得灯儿哈！”

“扮灯儿”又可以说成“搞灯儿”。比如：“他在外面晃了好几年还空着手回家，鬼晓得他在外面搞啥子灯儿？”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前途和生命拿来“扮灯儿”。啃着老沉迷于网游的青年，一事无成还朝三暮四的中年，身形佝偻还无所收敛的老年，你对生活“扮灯儿”，生活也一定会对你“扮灯儿”。

俗语有云：“人生如戏”。仔细想想，还未必真那么回事——不是什么时候，什么事情都可以“扮灯儿”的。

手板心煎豆腐

□新发

手板心煎豆腐是一道菜吗？非也。菜谱里有红烧豆腐、麻婆豆腐、家常豆腐等，就是没有手板心煎豆腐，有锅烧的豆腐、铁板烧的豆腐，还是没有手板心煎的豆腐！所以，手板心煎豆腐不是一道菜，而是方言里的一句打赌的话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句狠话，说的是某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。如果一个人要表示他（她）觉得一件事不可能发生，可以说：要是那样了，我手板心煎豆腐吃！

我上高中不久，国家恢复了高考。我们一家人兴奋不已：我开始做大学梦，爸妈也觉得这是我鱼跃龙门的好机会。

有一个邻居大婶，见到我家的欢乐情景心绪不宁了，因为她与我妈长期不和。羡慕嫉妒恨之后她就到处宣扬：噫，他要是考起了嘛，我手板心煎豆腐吃！

我妈虽是文盲，但她很有涵养，不跟对方计较不说，还借机对我进行教育：大娃儿啦，你就捏到鼻子鼓个气，考个大学给她看看，我看她到时候恁个下台？

虽然我后来没考上大学，只上了个中专，但也算考上了。于是邻居大婶的表情就变得有些莫名，特别是面对我们家人的时候。尽管她没有用手板心煎豆腐吃，但那之后，她好像就再也不说这句话了。

老婆比我小十来岁，赶时髦，对新生事物接受快。不似我，关在家里不爱出门，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。

今年夏天，我和老婆到商场去买空调，交钱时，我摸出厚厚一扎百块的钱，一张一张地数给收银员。老婆说：“老头，勒哈哪个买东西还用现金嘛，微信好撒脱哟，‘滴’地扫一下就行了。”

我笑嘻嘻说：“哗啦啦数钱的感觉嘿门安逸，逗是数再多我也不嫌麻烦。”

老婆不屑地说：“啥子时代了哦，还不开窍，逗连叫花子要钱，都叫你扫二维码，硬是还不如叫花子啊！”

平时，老婆在朋友圈看到不少同事、同学、朋友，一群体地约起，一哈到桂林去耍，一哈到云南去耍，夏天去贵州避暑，冬天到海南过冬，还经常在微信里晒出满世界开心玩耍和享受美食的视频，羡慕得不得了。

有天，老婆抱怨说：“老头，你看别个一天到晚好好耍哟，日子过得滋润惨了，我们哪天也去旅游一回嘛。”

我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家门口恁个多好耍的地方都没去过，哪里也差不多，天天到处跑累死个人，要走逗在市内周边耍一哈嘛。”

老婆“唉”地一声叹了口气，嘿门向往地说：“趁走得动，去到处耍哈，开开眼界，放松心情，勒辈子也算没有白活噻。”

我想了哈，觉得老婆说得对，逗笑起来安慰她说：“好好！走哪里耍哪里，明天逗出发嘛。”

明天逗出发

□陈世渝

话婆子

□未木

话婆子就是通常所说的话痨、话匣子之类。

我有个邻居老娘就是出了名的话婆子，逮倒哪个都可以说一大堆，说半天也不晓得累。路上见到我，问我妈的情况，好不容易把我妈的事说了，又问我爸的事，妈老汉还没问完，她又关心起我屋头了，娃娃好不好，老婆在哪上班？开始我还想到人家是一片好心，耐起性子听，多摆两回就烦了，只要你不走，她说半天都没问题。再后来，一看到这个邻居老娘我就绕开走。

老憨摆起他遇到的一个话婆子，那才是顶级。

老憨不仅有痛风，前一段时间脑壳又昏戳戳的，心头也不舒服，住进了医院。老憨住的是三人间病房，晚上又住进来一个老头，就挨老憨侧边。这个人很热心，一进来就关心起老憨来：师傅，你是啥子病，进来好久了？接下来，又问他好大了，家住在哪，屋头有啥子人，条件可不可以，有几个娃儿？问完了，老头又问他是做啥子工作的？老憨冲他就说，我是抬预制板的！可老头一点不生气，又关心起他拿好多钱。老憨说，一万，你问那么多做啥子嘛！老头还是心平气和说，一万不少哦，你还是高工资了！老憨气都气不起来了，啊，是高，你去不去嘛？老头认真说，我吃不那个钱。老头的女婿进来了，说又不是查户口，那么多话，人家安不安逸嘛。结果老头跟没得事一样，又问老憨是在哪抬预制板？老憨一点不给面子了，他批老头：话婆子，咋个那么多话！恰好护士进来，老憨就喊，护士，我要换房。护士给了他个猫洗脸（不给面子），你默倒（以为）是住店啊，想换就换！

猫师兄

□陶灵

用四川言子说，我岳父确实有点猫煞，是个猫师兄——猫儿的毛，要顺起摸，竖起摸的话，它就要抓你、咬你。师兄，坊间惯称。

过去住在大杂院，对门一户儿喂了只大公鸡，放在岳母岳父寝室外面的窗户下。这只公鸡半夜咯咯咯大叫起来，吵了岳父的瞌睡。他气冲冲地跑出去，从笼子里抓起鸡，呼地一下把鸡头扭断了，然后丢下5块钱在笼子里。第二天一早，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对方：是我把鸡扭死的。

对门人户儿觉得理亏，不便说什么，把钱退了回来，鸡炖汤喝了，权当岳父帮忙杀了鸡。岳母那时在农村蹲点。如果她在家，夜里被扰了睡觉，她会吧吧唧唧个位置就解决问题了。

有一天，岳父拿回大半块办公桌上用的破损玻璃台板。岳母问：“你拿块烂玻璃板回来做么子？”岳父说：“单位上烂了的，我捡回来，在家里用。”过了几天，岳母实在看不过眼，说：“一块烂玻璃板，放在桌上太难看。”要给他扔了。“不能丢，我花了钱的。”岳父说漏了嘴。原来他与同事吵架，猫煞得很，一拳把办公桌上的玻璃台板打破了。赔了公物，心不甘舍不得，把可用的半边捡了回去。

尽管岳父有些猫煞，但岳母作为他的“政委”，一辈子都把岳父镇得稳稳的。有一次他俩拌了嘴，岳父躲到单位去了，前脚刚进办公室，岳母后脚就跟了进去，命令道：“马上跟我回去！”岳父在同事惊愕的目光里，乖乖地一声不吭地跟在后面出了门。